



聊斋闲品

回地儿

人人都是多味果

那天我正伏案写一篇报道，隔壁办公室的女孩子撇着嘴推门而入，她坐在沙发上，开始一个劲儿发牢骚。

听了半天，才明白因为组织问题没有通过，她为自己抱屈。我半晌无语，未了劝她，人谁不认为自己是正直的、能干的？不信你去问问对面办公室的大姐，看她如何评价自己。

大姐是老机关了，分管的工作漏洞百出，却总认为别人不如她，爱臧否人物，爱打小报告，很多人深受其害，有意无意躲着她，受蒙蔽的领导却很宠爱她。在许多人眼里，她是个“奸臣”。

第二天，女孩子见了我就笑了，说，你说的真对，我假装亲热地问她，她如得知音，与我谈了半天，果然也很委屈，表扬自己正直、敬业，却不被人理解，还受小人陷害。

人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，横看成岭侧成峰，从一百个角度去看一个人，就有一百零一种观感。个人的自我认知，有时，离真相很远。

毕业后在临床搞检验，看不惯老医生对病人的冷淡、敷衍，总是兢兢业业地做事，自认为做得很好。

有天傍晚下了班，正穿过昏暗的产科走廊向宿舍走，碰上值班夜班的同学，就立在那里聊天。一位少年远远地走近，招呼她。少年是农村老家来的，父亲在外科住院，再三恳求老乡大姐多帮忙。

同学微笑着一点头，最后指着我说：“没事，到化验室有事就找他，我的同学，敢不帮忙，揍他！”然后，调皮地做了个鬼脸。

少年扭过脸来打量我。稚气未脱的他突然叫起来：“他是你同学呀，昨天我去取化验单，他硬是不给，我差点儿给他跪下！”

我一下子愣住了，异常尴尬。躺在宿舍里，缓缓地回忆了起来，是有这么一回事。傍晚，许多病人都立在窗口，焦急地催等化验单，我本来就有些遇事急躁，此刻，众人包抄中，一边急慌慌地埋头赶活儿，一边口内不停应答，对于那些单子没有出来，却解释不清的病人就连加呵斥或置之不理。没有想到我的这个小老乡就在其中，心忧父病的他立在陌生城市的昏黄灯影里，听着我发出的一声声不耐烦的呵斥。这些在我早已习以为常的话语，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。

这情形颇有些类似《圣经》里那则滑稽的故事。一名犯了作风问题的妇女，要被愤怒的族人按照风俗砸死。路过的耶稣阻止说，仔细看看你们自己，如果谁没有不正当的淫欲心，谁可以拿石头砸她。结果所有人都默默地离开了。同那些人一样，我忽然发现，自认为是甜梨的我，原来是一颗多味果，有时，甚至涩苦得令人难以下咽。

那位向我诉苦的女孩子，其实也是如此。和她共同做一些事后，发现正如许多人所说，她的容量问题，报复心特强，就有意疏远了她。有一天，她问我为什么，我诙谐地告诉她，我发觉自己是一匹披着羊皮的狼，离我远点，别伤了你。

她妈呀一声，笑着逃远了。

我终于知道自己没有看错人

我想起我们的第一次见面。那次，为了推销任课教授的专著，我推开了校团委书记办公室的门，一个年轻英俊的男人，微笑着望向我。那温和和煦的一笑，让我怦然心动。

我心中一惊，狼狈不堪，想退出已来不及了，只有硬着头皮，拎着两本厚厚的专著，走向他。

他一直微笑着，听我煞有介事地向他介绍教授的专著如何之伟大，买下它，做校团委的资料书如何之有意义……我临时编着许多连我自己都认为可笑的理由，却说得像真的似的。心里却想，他会相信吗？会不会嘲笑我？一个腐儒的无用之书，让我说得天花乱坠，但我必须说下去。

终于，我讲完了。

他不慌不忙地说，你把样本留下，我考虑考虑。

听他如此一讲，我如遇大赦，买不买书，已不重要，我只想赶快逃离此地。在他面前，我觉得自己像个巧舌如簧的小骗子。

他起身送我，我忘不了那天走在那长长的昏暗的走廊上，有一道光，在我眼前闪亮，就像今晚流星的光弧，是那么的美丽。

他离我仅有半步远，那么近地和他走在一起，一种突如其来的温馨奇妙的感受，像一股热流袭遍了我的全身。就在那一刻，我无可遏止不可抗拒地爱上了他。我希望这走廊永无尽头，我们就这样永远相依地走下去。



名家新篇

回陈子善

“倘能生存，我当然仍要学习”，这是鲁迅的名言，是鲁迅晚年在其名文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》中说的话，掷地可作金石声。1986年秋，在浙江宁波巴人学术研讨会上，我请黄源老为我书写一小笺，他想了一想，写下了鲁迅这句话。这可以看作作为鲁迅学生的黄源老对鲁迅的敬重，也可以看作黄源老晚年借鲁迅的话以自况，显示了他对新知的追求。

我第一次见到黄源老是1978年春天，那一天是阴天。沿西湖湖滨路走到他在葛岭上的寓所，要爬很长的台阶，走得很又很急，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是很累很热，满头大汗。只记得当时室内光线比较暗，但黄源老的热情，顿使我感到很清凉，很亮堂。对于这位文坛前辈来说，我只是一个小伙子，也是一个不速之客，可是他没有架子，耐心地解答我的关于鲁迅研究的许多问题。

黄源老给我的另一个深刻印象也在1986年秋的巴人研讨会上。我们一起去巴人墓地祭拜，黄源老忽然号啕大哭，虽然黄源老是中共党内的一个高级文化干部，但他同时又是



灯下漫笔

回南阳书生

一条火线直冲云霄，在万众仰望处骤停，化作青烟，倏尔成亮光一束，爆竹响处，亮光扩大，不尽彩点徐徐滑落，一时华彩纷呈、夜空如昼……使人想起天女散花，想起宋词，想起“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，星如雨”的稼轩词意，想起昙花，想起残春落红，想起杏花春雨江南，想起戴望舒的《雨巷》，想起梦里的春花灼灼，想起双目紧闭时眼前起伏变幻的光色点线……

烟花是真实的梦幻，梦幻般的真实。

所以，我们喜爱烟花，年年期盼、等待着上元之夜。

而每每想起烟花，我都禁不住为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所折服，一时间想起那品种

独家连载

我要富贵 (二十二)

林雪 著

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
新一代知识精英“王石”们的私人版，最真实的“激情与梦想”
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、深情与执著，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

后来，只身跟他跑到几千多里外的海南来打天下。有时，我也会觉得，自己是不是太草率，和一个自己并不太了解的男人，就这样以身相许，流浪在外。

而此刻我终于知道自己没看错人，没跟错人。“发什么呆呀，傻姑娘。”

李伟被我盯得心里发毛，竟有些羞涩地说。我转身搂住了他的脖子，万分柔情地说：“亲爱的，我爱你，你真是太伟大了，你真是个好团委副书记，这么会做政治思想工作，你真了不起。”

说着，我就贴着他的脸，再吻住了他的嘴。他的脸变得滚烫，呼吸粗重。

李伟轻轻把我推开一点，伸手揽住我的腰，说：“走，咱们进屋去。”

就这一句，我浑身的血一下子沸腾起来。

关于黄源老的若干回忆

一个文人，一个性情中人。黄源老除了鲁迅以外，谈郁达夫谈得很多，曾应我之请写了《在〈屐楼〉描绘的葛岭追念前辈郁达夫》，正是因为他和郁达夫一样，都是性情中人，真诚的人，他推崇郁达夫的真诚。

如何给黄源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定位？他是一个鲁迅研究家，他既然写了那么多研究鲁迅的文章，出版了《纪念鲁迅》、《在鲁迅身边》、《鲁迅致黄源信手迹及注释》等书，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，弘扬鲁迅精神他是不遗余力的，所以称他为鲁迅研究家，他是当之无愧，毫无疑问的。从《黄源文集》第一卷、第二卷可以看到，他也是一个散文家，有他自己的散文风格，抒情和议论相结合的风格。《黄源文集》第三卷是译文集，再清楚不过，他又是一个翻译家，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到晚年，他都在从事翻译工作，翻译了不少东西方的优秀文学作品。

除了鲁迅研究家，除了散文家、翻译家，黄源老还是一个出色的编辑家。然而，文学编辑家的黄源老至今没有引起研究界足够的重视。黄源老是上世纪三十年代《文学》杂志和《译文》杂志的编辑。我们往往对文学编辑家在文学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估计不足，不仅仅是忽视了黄源老。没有他们多姿多彩的文学编辑活动，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进程就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。《文学》是在《小说月报》停刊以后，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《小说月报》传统的极为重要的上世纪三十年代文学杂志，我们对《文学》的总体评价过低，当时大型的文学杂志除了《现代》就是《文

学》。《文学》的具体编辑工作就是黄源老在做，很多史料值得进一步发掘，进一步思考，进一步探讨。后来，他又接手鲁迅、茅盾、黎烈文创办的《译文》的编辑工作，干得有声有色，这是一个专门翻译、介绍外国文学的杂志。早期的新文学作家，像鲁迅、茅盾、郁达夫、巴金他们，本身的外文水平都很高，但上世纪三十年代文学青年，许多人没有条件接受良好的教育，他们热爱文学，他们需要好的精神食粮，渴望从外国文学中汲取营养以资借鉴。《译文》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，为文学青年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。所以黄源老这个文学编辑家的身份应该引起文学史家的关注，好好地研究讨论。

我三年前在杭州一家小旧书店觅到一本已故唐振常先生著《蔡元培传》（1985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）。这是黄源老的藏书，扉页上有黄源老的红笔题字：“一代巨人黄源 一九九三年二月五日”。边上又有较小的黑笔题字：“二月五日至八日夜读完”。黄源老当时已八十九岁高龄了，但读《蔡元培传》仍读得很仔细，很用心。红杠蓝杠画了很多，书中写到“元培之‘大’，核心就在于他的兼容并包”，黄源老在这句话下画了红线，在“思想自由”、“学术自由”等下面也画了红线。每读完一章黄源老又要记下具体时间。如第七章末就有红笔所书：“1993年2月6日，散步回来，上午十一时”。凡书中写到鲁迅的地方，也都一一着重标出，加上按语。这本批注本，见证了黄源老晚年的好学不倦，是他实践“倘能生存，我当然仍要学习”的一个极好注脚。

东风夜放花千树

无尽、造型万千的菊花，以及羽色各异、仪态迥然的鸽子，它们原不过是单一的山菊和岩鸽罢了，但人类，浪漫、爱美并孜孜以求的人类，却从未停止过对自然改造的脚步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，无论太平盛世还是战火绵延。

美不是如何诞生或谁的发明，美，从来与生命同在。

我只能这么说。

回到烟花。

我们的祖先炼取长生不老之仙丹，意外发明了火药，大约那喷射的火花点燃了先人不尽的想象力，对烟花爆竹声色造型的设计从此开始，中国人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光彩，节日庆典，再也少不了我们华人创造力的华美

登场。

他们把可以杀人的材料当成了美的催化剂，或者，除了美，和平善良的华夏人啊，他们竟根本想不到可以拿来杀人，或许，他们根本就沒有朝那个方向去想。

不能不承认，农耕的华夏民族对美的理解和把握，常常使后人愕然，不信，请品宋词，请看明式家具，请回眸古中国，或者，请读读烟花。

有人说音乐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回忆，我觉得烟花也是，不仅如此，烟花的美丽背后，还勾连起怅然若失的淡淡伤感，但这伤感却一样使人痴迷。

美丽与伤感相伴而生，美到极致，伤感也就隐隐地现了。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KTV包房、桑拿浴房、游泳池、健身房、保龄球房、游戏厅、麻将室、桌球室和美容院。总之，当时海口能有的娱乐设施，它全有。

我们走进近两千平方米的大厅，见里面坐得满满的。这里的门票是180元一张，消费还要另算。我从来没想到海口有这么多的有钱人，就这价，三四个人，随便吃点喝点，一晚上一千多元就进去了。这足以抵我辛辛苦苦一个月的全部收入。

阿莲见我大惊小怪东张西望的样子，就说：“走吧，别看了，这些散座，算不了什么，真正的大猫在KTV包间里，进去，一晚上没有一两万元出不来。海口最有钱的人，都到这里来消夜。”

我望了一眼那沿着墙根，绿莹莹的一间连着一间的小房子，怎么也想象不出，里面是个什么样子，值得一晚上花一两万元。

演出已经开始，楼顶上变幻不定的红蓝绿三道激光，不停地扫射着台上台下，激烈的音乐响彻大厅，震得我们的耳膜发蒙。三个清瘦的小伙子，跳着杰克逊式的劲舞，边唱边跳，很好看。由于离得近，可清楚看见他们脸上脖子上流下的汗珠。

“他们是火鸟三人组。”

阿莲说。

我再看，果真，他们都染着红褐色的头发，穿着一身鲜红的衣裤，像一团燃烧滚动的火焰。